金史十五

第十七

十六

列傳

四庫之子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同修國史騎都尉臣脫脫等奉
勅修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
宗望本名斡离不漢語訛為齊宣文
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
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又完顏希尹来賀捷
即稱帝為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

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戍
遼太祖迎擊之宗翰為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
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
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
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
掛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獨
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
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曰解御衣以衣之群臣
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為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
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父駐人思自奮馬亦
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
宗翰策於是鷹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魯
宗翰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為鄉導
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
徙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
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涅烈迺知遼主獵干
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翰報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
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轉盼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
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
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

奔睹與殺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眾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翰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癸王嶺會議宗翰至癸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遽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敗耿守忠少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被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礮焉宗翰弟杲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撻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昇勃極烈昇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朝二州宗翰請曰宋人

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
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以訂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
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
七千石賑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
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一路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
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
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
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撫定所
降詔勿從事卿等度其勢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
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隱
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
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暮
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
諸部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
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自撻懶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
其功以馬千匹使宗翰自撻二匹餘賜群帥及幹魯奏宋
不遣歲幣户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
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閣母再奏開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
請伐宋於是詔班勃極烈昏不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

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
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
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术可等圍太
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靖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
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太宰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
割太原詔書来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
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
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伐宋八月
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
純等鵰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汾義諸縣十一月甲

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徹剌荅
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
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闍母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
河爲界復請脩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
少帝詣軍前會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
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
没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
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
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秘璽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
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二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

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徙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畫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守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邑心必喜萬壯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荅康王遣王師正表妻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夏爲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攻宋人取河北夏人弟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亡夏吾陝西而夏人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益有意于夏人地滅又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于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妻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愁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宗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

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韓慶府
来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离速烏林
荅泰欲馬五韓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
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来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
是康王以書請存趣氏杜穀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
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賫去大號自稱
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
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离速馬五等分
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
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

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肇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翼
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乱里平之初太宗以納也為請班勃
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
孫宗幹等不以言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
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
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来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
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峻等皆太祖義不可奪
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國論右勃
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
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

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
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
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
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
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降職二年起為太宗正丞除
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
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
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
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斜哥前在雲
內受賕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
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
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為
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
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恩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置江淮專
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爾釋干戈斂衽歸朝以定
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

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
衛普涅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曰若生致此輩可需得遼主所
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翰弼率百騎進騎多羅之獨與馬和尚逐越
在虛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羅之獨與馬和尚逐越
臺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
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宗翰遂兵宗翰倍道未去無疑也於是進
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妻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
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一不
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
望與十餘騎經涉妄愆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
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主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
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
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援以成筭豈能盡合
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
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徙諸部人當出
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為宜然新降
之人遽爾騷動未降者必增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
京謂臨潢府也上迺下其議命軍帥麥宜行之上聞遼主
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號之蕭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為
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涅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

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豐浦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盡戰日入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豕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為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為都統宗望副之讓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裹室銀木可以三千軍分路馳之將至青塚遇涅澤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內騎以繩整

遼前統苻牙大石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徃應州其妻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菟妃國王撻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與野次與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婿軍亂亡去裹室銀木可獲其左右與帳進至掃里門為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来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遯去獲其子趙王晉涅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熙里特未胡巴魯背蒼別獲

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賞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録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兎持兎鈕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喜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臺國王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臺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臺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臺國曰某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遣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閣母與張奫戰大敗於兎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閣母軍詣張奫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奫敗宵遁并宋語在奫傳城中人執奫父及其二子来獻崇登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其佚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奫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奫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判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来隰四州人徙于潘州者後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

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冊三開諭敦固等曰憂營拒戰
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
閻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
舊別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
議索張奫及逋亡户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
民匱乏廢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
之事関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
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關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
從之上名宗望起關而関閻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
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害山西地與宋靜
亦言之閻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
曰徵歲弊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尓軍及
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二千自海道来破九寨殺
馬城縣戍將劄度使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
望索户口宋人弗遣且閻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
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
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閻母副之自燕山路
伐宋宗望奏曰閻母於臣為叔父請以閻母為都統臣監
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閻母劉彦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

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菟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孝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陁隘之地力戰死之未烈達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卽鄆宋李鄴請修奮蔣宗望曷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諭書開納平州張秀事令挑去童貫

讀秘書省少監貫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姪國効貢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覘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伸軍復進攻汴城間粟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報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遺歸師還河此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龍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

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
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
律鐸破敵兵二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
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
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
李邈得户二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
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
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
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獲宋兵千人
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遍宋境兵事一時那野囊剌葛

賀運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
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勃等雖拉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
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
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
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
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鑾輿圖書與大軍北還宗
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
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
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
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

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
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
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太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寮
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
慎恩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底和尚雅里斯等入
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執之和尚欲亡去不克
至與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謾都本
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
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孛迭等道温在其中
相與論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孛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
道温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
悼道温曰吾兄辱於貞祐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
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敎直趨道温
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寮本名受速長身美鬚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
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
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寮以近屬
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
三品俸累官特進卒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

家門産與齊之子嶷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流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産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名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爲數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毋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太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濮國公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濰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詔諭京代拜行禮世宗懿劍海陵陲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當召

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若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京曰君何為邦榮察其意乃詐為圖讖作詩中有鷃鶡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奏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尸部員外郎完顏元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不得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威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上田遣元古出劉琉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為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竟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秦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貶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

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
竢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
於其妻妾下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名置左右不
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
爲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又之上復欲召京
宰臣曰京未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
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吾中京
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
藏術敲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文名敲仙詰
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
坐與龔壽縣主阿里虎有姦奴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
封王正隆倒封鄭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
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
朝請三年賜上尊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
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頻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
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
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
驕從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
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赤心事朕無患

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荊王文到
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羸馬易之貿民物與價不
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詔納稅草十六萬束公
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
除尚書省劾事降仙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
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徵斷文既失職居常快快
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
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术可與大王厚善果
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
算相命遠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
特進齊之子斀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產賜之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
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
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絶地攻
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列傳第十二

戲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焉上曰朝卿傳直長養還如
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真享嗣
享嗣守繼祖以廕補閤門祇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酧
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
州任立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
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為典給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
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尚醞署丞丁父憂大
安初復為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
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享嗣以辦最遷定遠大
將軍入為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

宣撫討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與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盡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蔭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蔭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幼椎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畜財物與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群盜起募勇士子廉應募遼主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官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賜良馬天輔四年遣謀克辛斡持刺移剌窊科招諭臨潢諸縣民盡奪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裹其衆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盡奪倫怒子廉先降殺子廉裹及二子使騎兵二千伺取子廉子廉與窊斜經險阻中騎兵圍之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子廉引弓斃其一人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搏戰生擒之乃奪倫健將孫延壽也餘衆潰去天會二年除上京副留守久之兼鹽鐵事天眷中除燕京轉運使都監遷王宗幹問宰相曰子廉有功何爲不遷宰相以例對宗幹曰盡奪倫何不除此職子廉之功十倍奪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如一日誰能及此是時盡奪倫已以少府監除節度使故宗幹引以爲比除寧昌軍節度使海陵弒熙宗子廉聞之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即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二錫守懷邦錦州安昌人以貲得官遼季盜攻錦州人推二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録功授左承制遼主走天德劉彥宗辟二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葉州三錫以其衆降攝臨海軍節度副使參預元帥府軍事改知慶州宗望代宋三錫領行軍猛安敗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女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閻母護宋二主北歸復知慶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詔發齊國擇吏三十人與俱行三錫在選中還爲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二階改安國軍節度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爲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遼季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幹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白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汜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晨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禄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浩對曰國初敬宗勸劉宏以懿州效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

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徙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爲本州麴監天輔六年太祖龍興遂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治兵迪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劇賊張勝以萬人遍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留輦累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

璋因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賄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瑄官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劫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璋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嘗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壽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輩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壽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刑涉軍節度使為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

天德三年賜楊建中牓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專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

而陰窶來有君命為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靈參
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
仕海陵沈瘖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射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
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
再遷萊州觀察判官蕭英弱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
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
留守按刑遼陽有獄久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
之以聞累遷和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
忤貞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
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
敢循例為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
脩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
聽遼主自為鶩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担里自立于
燕發遼主為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屢
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外諸
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
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謚忠烈胡聖功臣德妃攝政企
弓加侍中宋江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

欲銀袜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
遁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径至城下高六等開
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
南企弓寺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
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泰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
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餘中書省封
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癰琳田宅
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
定燕從初約以與宋入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
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
七十三諡忠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
改贈特進濟國公
霍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令
寧遠人也十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
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
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
歲之日告以爲黨仲文乃永養親久
文行第一遷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
王讜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

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
王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
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
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文善
群小擠之復出為三司使加宣政殿
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特
薊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
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著作

歷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爲濬州防禦使
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
餘少爲黃冠泌嘆曰予年三十秉旄鉞侵
星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子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
守十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
副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
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
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
母憎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誰

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
爲人戒之曰卿宰柄子練習朝政前爲漕司朕甚鄙之母
或刻削百姓若復敢爾勿思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坐前爲
中都轉運掌盜用官材未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頴悟沉厚少言淵掌謂所親曰世吾家者
此子也以蔭補閤門祗候遷武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
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
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
以禮部郎及受命寶皆光慶書者人
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諸安宮工役不爲苛峻使勞

逆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獨察之初御
史大夫瑄請製大金受命寶看司以奏璽文進上命以大
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
高厚名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
典領工事詔光慶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
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留上京治儀仗制度
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使致祭賻銀
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匹平時喜爲善言妄事善藥號善善
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位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家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
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
黒二者胥失之哉

列傳第十二

金史七十六

列傳第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前中書令永相臣脫脫奉

勅修

大宗諸孫

宗盤 本名蒲盧虎

宗本 本名阿魯帶蕭王附

宗固 本名胡魯

宗義 本名雲吉

宗幹 本名斡本

杲 本名斜也

永元 本名元奴

充 本名神土懣子櫃奴等

充 本名撝祠

裒 本名永慶

袞 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 諸嚳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
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宗磐本名滿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果取中京宗磐與斡魯
宗翰宗幹魯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
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
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
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
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不悅驕恣其
後於熙宗前持力向宗幹數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
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雄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雄

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人王海
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下本名可喜亶本名
胡魯改亰宗固子本名胡石賛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
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亡變實之海陵使
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戚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
仕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
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
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數歲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
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

景有舊坐通負又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譖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劭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宲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財賄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劭坐鞭徹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誅子忠路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死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義衛王宗掞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斜孛東潘王幹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突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穀月爲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被猛安子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强顓杜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貲賜之頃之代張浩爲尚

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
拱與太子詹事張安世妻坐姦事獄具不應訊而訊之海陵
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
有差玉等入謝罪海陵曰為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
使人畏之如唐魏徵敬德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秉右
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秉右
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為相蕭復律為左司郎中趙德
恭為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
憎為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糾責之亦
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
死道路者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
不可恕或屬之死亦未可知汝等宜勉正隆三年拜司徒
判大宗正事五年以司徒無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率
遵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
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貶鄉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
大興尹三國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巡京師地重非大臣
不能鎮撫留鄉君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為尚書
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
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內閣

因以進一冊示王既而撫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議事耳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王對曰不可海陵曰朕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王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符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狀張浩并杖王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王以符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銜而磔之以王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及海陵自將發南京王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尋所賜家產又之起為孟州防禦使

世宗戒之曰昔海陵殺太宗子孫惜汝為證遂被進用朕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賞成其事豈得不是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揚曷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王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王以快其毒王子豈可升除耶勞伐者世祿賜禮葬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為保全之道耳愍宗殺宗盤而存恤其母雖云矯情猶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不遺

餘力大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
噍類矣太祖之美意無復幾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
興夷而立其弟禍延數世害及五國誠足為後世監乎
皇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為諳
班勃極烈天輔元年皇以兵一萬攻泰州
下金山縣女固脾堂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
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
為忽當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遷北京也浦家奴
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昏安金牌郎君余
睹為鄉導諭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
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禎重兵事擇用善將前哨必行
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經略師期事有
從權毋煩奏聞復諭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
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劫擄
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皇知遼人無鬬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
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
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
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
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千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

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
才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
兵具穀来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
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都游兵出中京南遏驍兵三十餘
紿曰乞明旦来降于此暴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
恩浦察婆羅偎諸甲拔劒隣往迎之突王霞末兵圖阿里
出等遂擾坂去馬背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
後納合鈍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
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眩惑可襲取之宗翰移書干泉請進
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泉意尚未決宗幹勸
未嘗從宗翰策泉乃約宗翰會突王嶺既會始定議泉出
晉嶺宗翰出飄嶺期半城濼會遼時遼主在鴛濼使宗幹
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塘里
捷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泉而
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以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泉率大軍
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
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
固泉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埋招西南招討司屬
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俯頂亦降于埋金盧西平

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堪與阿沙元野捷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就檎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絶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東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曰益强大今忘叛欲絶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兵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為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情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自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違主令安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幹魯

妻室敗夏將李良輔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樂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樂杲上謁上追逸主至回离水川南伐燕京次

奉聖刑詔曰自今諸訴訟事令聞奏太祖之燕京還次鎮州會三年伐宋景領都元帥屯京師太宗即位景爲請班勅權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還京師太宗即位景爲請班勅權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景領都元帥屯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十三年薨官至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亨吉

宗義本名亨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尤忌斜也諸子盛强欲盡除宗室動搖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撒離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

又爲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離喝於是都元帥令史遥設迎合風指詐爲撒離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遥設因拾得之以上聞奏書樂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帝一幅有字隱約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離喝手署及其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晚到關下前者走馬來會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覷事勢再添減急圖謀知汝已嘗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是也我已親往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詳略互見撒離喝僅得子女貞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離喝宗義後阿渾重指宗義本宗室子猶

有舊稱以是殺宗善謀置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
王隈唱及魏王幹帶孫活里甲過設計書無活里甲海陵
見其埋率善脩餘惡之大臣以聞罪爲請海陵曰第殺之
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二十餘人訛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
里野景祖孫謾都訶次子斜也有子阿虎里其妻撻不
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
衾覆而縊之當其頤又不死及去復再縊之海陵還使赦
其死遂得免後封爲王襲千户大定初追復宗義官
爵贈特進弟蒲馬宁論出阿魯隈唱並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

十一

十一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主率畢度渤海軍驟突而前左
翼七謀克少却遂犯中軍泉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
易也使宗幹止泉宗幹馳出泉前控止道掌騎拾垤之馬泉
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既攻下黃
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
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
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
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
下金山縣宗幹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
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胛堂四部及渤

十二

海人北印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夜襲紇杲昝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為見事機再使来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突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耶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諳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公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與牟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乃詔中外十年燔宗為請班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扈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訊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又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

輟朝肅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戊亥不宜哭上
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
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
哭之盡葬臨視之海陵纂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
孝肅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曆二年除去
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
允恭奏略曰追惟順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弒帝自立崇
正昭穆削其偽王俾齒庶人之列塗之閑曠不封不樹既
已甲木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迭配於廟今海陵
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稱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
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
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謚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
加以宮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之史世宗嘉納下尚書省
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
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章宗太祖廟庭子充亮充襄袞亮
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禄
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初封滕國公為吏部尚書
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
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檄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

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爲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宣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安忽隣河謀克海陵賦徒單氏以充嘗爲徒單養子因幷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祿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爲宗正承耶補兒爲鎮國上將軍後爲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愼禮本名元奴物聰敏日誦千言宗統元年詔宗室子作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右女直猛安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由是罷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補兒逃匿得免世宗即位于遼陽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勞甚厚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爲濼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以謀克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爲功督責奇急求元面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畧盡擊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賣販貿易有贏厥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從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母憂起復崇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

蠹獄訟暨亂賦役求元則其宿姦百姓安之坐貴馬與驛
人取贏利及漕州防禦使幹論坦縱掌畜踐民田俱解職
頃之永元起爲保大軍節度使歷昭義鄜陽震武軍遷濟
南尹北京副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咸平人化胡有姦醜
底於主印處紿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永元寧國生
日時辰誣告永元寧國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爲
良使化胡爲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
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興中尹爲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
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綾百匹
永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棟順義政迹

充弟其民遊爲立祠
兗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爲左副點檢轉都點檢九年爲會
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兗使宋還拜司徒兼都元帥
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諸氏盡以其財產賜兗
羅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兗爲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
天德四年十二月海陵明日貞元元年元旦海陵爲兗賀
胡不愛賀宋夏高麗回鶻賀正旦使令有司受其貢獻又
進兗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兗妻烏延氏正隆六
年坐與奴有姦海陵殺之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
涅烈私于族弟屋謀魯之妻屋謀魯之奴謀欲執習涅烈

晉涅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遂殺晉涅烈子阿令大安
中為符寶祇候俄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
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木名禾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
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禄大夫子和
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
鬬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諫凌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
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兼忠孝軍左司員外郎王全雅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
餘決杖有差霖掌婉于妃前失大臣體又所訴有妄咎二
子大定間家奴小僧月十五妄言和尚欲寢之一次有異徵襄
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
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深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
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剪滅宗族今和尚所為
如此欲償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滅
肤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襄本名蒲甲亦作蒲家奴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初為
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
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妄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襄與翰
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具言

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古小底王之童皆決杖有差海
陵自是愈忌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中以浦家為西
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謨盧虎與浦家有舊同在西京遂
相往來浦家嘗以玉帶遺之浦家稱謨盧虎驍勇不減尉
遲敬德編修官圓福奴之妻與浦家姻戚圓福奴嘗戒浦
家曰大王名大彰著宜少謙晦浦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
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浦家乃止變告之言與
謨盧虎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
郎耶律慎須呂就西京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城浦
家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謨盧虎圓福奴并日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勑修

宗弼本名兀朮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太祖第
四子也希尹獲遼遼獲衛王泥烈問知遼帝猶駕鴛濼都統
晏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
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
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濼敗猶未去可襲取者及奈

劉豫 撻懶

望代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衛河宋人已毀橋不得渡合魯察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宗康王宗轉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擢之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敗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我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鄜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古乃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浒江而西屯聚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

十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
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
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
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未到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
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
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
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
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
宗弼運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
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
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
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軍出宗弼前後數里擊
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前後數里擊
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
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
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
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

五綱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綱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宻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憚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援云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燃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潘王天眷元年授領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授懷與宋人交通路韋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授懷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授懷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授懷授懷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邠州郡軍放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哥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

河南之地且都元帥府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謀之
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上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石監
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
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
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
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署宗弼還軍于
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
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淳校尉攻嵐不
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
居甘泉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

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未申謀超五日宗弼還
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
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相同入奏事俄爲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
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
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
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
以便宜約以盡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下勞
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

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巴巫邊州城壘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垂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延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衰冕圭璧琱璪玉冊冊康王為朱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遭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實何罪矣今大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伸至誠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朱世服臣職永為弊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入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下許優詔答之萬幾之暇必召參詳軍國事如故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諡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孛迭

孛迭名亨迭熙宗時封兖王為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貞元二年為右副將

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忿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意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禧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遷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搆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元魯国字迭雖徐祖下遷勿以為嫌國家視京府一也況宇迭年富何患不出顯乎是時元魯與徒單斜也為室斜也妾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詣后告元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宇迭當大貴海陵使簡於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元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元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為韓國夫人父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潛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皇孚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償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然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

見帝及我矣六斤即以為殺望遂誣享欲因間刺海陵老
僧即捕繫享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礼大理正咸里等鞫
之享言實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
通享嘗言欲殺之狀安礼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
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掠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享囚所使人
誘其隣閒殺之享北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享
死祥為江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
水致死享擊鞫為天下第一嘗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
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特鐵
連鎖擊狐兎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享曰吾能以
鎚殺之即奮鎖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為正
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享妃徒單氏次妃大
氏及子羊跡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享官爵封韓王十七年
詔有司改葬享及妻子
贊曰宗弼寇宋主于海島亦可謂甚矣宗翰死宗磐宗雋挾懶
西以與宋人犨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挾懶
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
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
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安有使守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

鎮地及輸歲幣
俱爲質以來而止
執二帝以歸劉豫
王時雅等請邦昌
皇帝初少帝以
王乃歸及宗望再
增上太宗尊號請
圓法矣及二帝出
千歸德邦昌勸進
昌死太宗聞之

海立表而劉豫亦有心於是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於是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
九月朔旦授冊寶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
輔議既策爲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
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既爲鄰國
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
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
申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
以下官赦境內復自六合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
爲汴京隆祺南京爲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

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弟益爲北京留守毋翟氏爲皇太
后妻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中入北以辛亥年爲阜昌元
年以其子麟爲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
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
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如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虜
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
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
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
劉光世誓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
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

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知以此
過宋主其可以也未幾宋主聞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
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沐
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
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
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
定海口迤邐前去曰國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
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
宋主船船直抵錢塘江口今在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
日便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翰自
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
代宗弼曰江南甲濕今上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
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宗宗亦不肯用豫
策使攝懶帥帥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止用天會十五年詔廢
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
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
省於汴除去豫髀政人情大忧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擅行
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
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統三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蔭補將仕郎累加承務

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隆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
啄郭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
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參謀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
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
而還及朝廷議棄河以南伐之期俾豫先遣兵駐淮上
麟懶以重發豫止刁馬河麟從數百騎出迎捷懶諭麟止
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豫發麟選臨潢府兵
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尚書
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
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
進息國公

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遼都統馬哥
奔擣里撻懶收其群牧尋為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
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喜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卯守之突路兵官渾黜
不能安輔其衆遂以撻懶為突路軍帥鎮之昌古迺婆
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
戍之日若過險阨則不及以往昌古迺婆盧火迺合於撻

懷父之討劾山逮古部突人突人據險戰殺且盡遠古啜
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朕以突路險阻經略為難命
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离保部族來附
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晉古廼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
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
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突部及分南路邊界表
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隸女直猛
聲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屬之
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昌魯燥白懺葛投之降民戶千
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
兵降建州官屬得山北路二十捌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
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盛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
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上
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五猛安
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薦宗翰宗望宗弼公弼為與
中尹郡府各以執升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又宗翰宗望伐
宋撻懶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
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
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
其二子與萬路鄜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密

陵破雎陽下亳州宋兵來復雎陽又擊走之擒其將石璞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
密州泗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乃取
清平臨清蒙刮取濟州阿里刮徇下濟濟恩及高唐分遣
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
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稟決焉後為右副
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晉國王初宋人既誅張
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趙氏立之或舉趙氏求撻懶
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劉
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
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太簒舊地
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儒來朝與撻懶合力
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儒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宥憲
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能保其不怨乎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
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第最亦以為不可既退撻懶責
最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妻議乎最曰苟利國家豈敢
私耶及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儒
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論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為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
狀宗磐宗儒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

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
復與冀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偽言
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
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
州并殺冀王及宗人活離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
故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
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二李亂極綱
常數壞遂至太宗慢藏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
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
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執曰不可豫乘時撤利金
入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為劉豫後以陝西河
南歸宗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稽其輕躁然猶遵
圖事效南奔適足以實遠宋之事而哀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徽國公臣　脫脫　等奉

勅修

劉彥宗　劉仲誨　韓企先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　迺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

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　相繼爲宰相公實至中京留

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立于燕擢彥宗樞密院判官兼

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太

祖至居庸關薊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奄至駐驆城南彥宗由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遷左僕射仍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宮慰之太祖至鴈鴈樂不豫還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守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衆方圍攻取凡所降附之人盡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所降附者勿論其官民之罪所藏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推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重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奏

襲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并采宗望兼領漢地都統軍靖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擬遂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劃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老安勇雄覇廣信之境留閻母彥宗于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之宗入汴載路平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兗國公謚英敏子孫蔭補閤門祗候天輔七年授禮賓

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
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為淮
正隆南伐為漢南道行營左
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
至貪墨狼籍廉訪使濟南尹蕚縱無行所
問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
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
等彥宗次子幼時以廕隸
閤門不就去從學遂末調兵而
善在軍中遷兵敗左右多
遼王亦奔蕭妃攝政賜等
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
加權用歷左右宣徽使拜
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
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
度使濟南尹蕚縱無行所
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
階罷歸田

理閤門天輔七年太祖
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
禮儀皆等詳定遷衛尉
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
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
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
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
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郎十年改翰信軍節度使權
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
駕儀仗等計論者為多
統元年元江南封冊使假中書
侯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
丞宋夏使弔慰兄館見
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
東廳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等
復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
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郎十年改翰信軍節度使權
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
三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
統元年元江南封冊使假中書

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盛其
行宮非也請去牓而後入
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築
年為行臺尚書右丞相兼
華河南官吏之濫雜者善
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童稚
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
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
北軍入居之吉曰今天下
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
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
察姦無示彼此之間也其後
竟從苦議初以河外三州賜
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等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
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
乎遂從苦議陝西邊帥請
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
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
國公行臺若丞相如故天
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
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
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
意致位宰相薨陵即位
頗鄙之及苦求致仕詔略曰不

為暗於臨事不為諭歷
懼而死年五十八子仲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
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
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
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
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
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
知法權察雲縣事王宣
雲縣尉石抹烏者皆為
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歲入縣捕得強盜數十人詣州
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縱其獄問僚曰縣令家益
請實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老稗者先釋之未幾乃獲
真盜入為禮部侍郎兼左諫議大
夫上曰東宮官屬亦當選用正人如行儉不修及不稱位
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議論間當以孝儉德行正
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
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
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為宋國歲元使宋主欲
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扑來議曲辨強說欲要以必

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
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常以時
容毅養無體色海陵稱賞之貞元
初大定二年選侍制尋兼修起居
左司員外郎浦察蒲速越廉問
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
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琳密
憂起復太子右諭德踰踰

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
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宜心無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
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迎接書成禮而還後為太子詹事遷
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
事奪俸御史李瑜劾削一階仲誨前後為東宮官且十五
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
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堂若將扣諫者其少
剛嚴見矩如此

頡字元矩少大臣子孫充閤門祗候調萃縣令召為承奉
班都知遷西上閤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
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國楊明燁及
過界副使乃主喪父入見魯國致上不雙跪詔頡就閤詰
問先報名銜楊明燁不復報改主喪父之故及不雙跪者
魯國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北有唐舊碑
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死中不宜有墓
頡家本怦後詔賜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
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鄉舊人也今
朝廷多故豈宜去位賜白東帶即以上郡處鄉頡之辭為知
討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為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

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鬬廣東宮周墻頻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為興此役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烏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飢發倉粟賑貧之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內縣令再除文德令稹密院選為更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佐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諭平州是時奚王回離保奮

立愛不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厎定全燕號令所加城邑皆下愛嘉悉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離保聚衆州已降後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皆不存撫後則俘掠時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宣分行郡邑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諸路曰西部旅拒則討之兵不勞而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

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
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
兵士恣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斡
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
覺為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
衆怨望讙譟叛入于宋宋累詔立
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
起戍其宗族不得來仕及宗望再
詔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
數年謀畫居多封薊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為侍中

知樞密院事久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
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贈金紫布絹帛有差詔
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兼副慶襲謚襄事葬用皇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
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呆定中京權
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略山西表署
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
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

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掘窖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庶事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嘗曰朕曉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論禮制度公卿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已責任報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裨謨顧諫必咨於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為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庭十年司空李德固孫習慶求謚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宜關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閱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曾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韓鑑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

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勳賢之子行已莊
宜能世其家故命汝為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
相可到鐸感奮嘆泣或有疑據經議獻海嘯伐宋改兵部員
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
召為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
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
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
立愛規為慮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庶民
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切也韓企先入相

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者業世宗稱其賢焉

列傳第十六

翰林修撰臣王鶚等奉　敕修
經筵官臣脫脫等奉

忠義

李成　孔彥舟　張中孚　施宜生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顏琦字國寶相州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招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爲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時宗望伐宋將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

瓊爲主瓊因誘衆號爲勤王行且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
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
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
使知洪州齊國廢以爲博州防禦使用廉遷驃騎上將軍
宗弼復河南以瓊爲山東路劄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
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
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
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兜鍪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
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之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
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此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
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
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
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
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已功斂怨將
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紀有微功已加厚
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
耶衆以爲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又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
誰敢相詎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
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
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

破膽裂將亡嗚呼豈復為知言初瓊去亳未幾宋兵陷之而
南果稱臣宗弼喜襲高郵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
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
委其餘錯備經而道去師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
姓惶懼待命而詣於元帥同城所不下者函首以獻民
何罪願貸宥之元帥以瓊先嘗守亳因止戮經而釋其州
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
為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貞元元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在于官年五十
王越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絶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
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裹瘡為鉦
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晦齊累除知同德府從大軍
伐宋齊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驁
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
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及者宗弼
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為
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
孟津與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
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高密等河
南平宗弼奏成為河南君都管押本路兵馬當取宛葉

充公資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
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
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乘夜踰城遁去已而殺
人亡命為盜宋宣和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
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
南去宋人復招之以為沿江招捉使彥舟暴橫不奉約束
宋人將兵六執之彥舟走之齊劉麟伐宋為行軍都統
改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置累知潞州貶宗弼取河南克鄭州
檢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於登封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
招之斡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次所將蒲輦兵列陣待
之斡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
置酒相勞斡論託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
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為不知
使其從者追而伺之斡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斡論上
訴里也斡里朵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
僉宗弼逆構殺韓王亨世宗踐阼之同知中都留守章初
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為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

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幹里孫璋布輝謀欲因宴從軍士
悉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疾宴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惟
忠掌為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
萬户高松與我舊交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
論往約沃窪刺沃窪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
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
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孫璋布輝會其家沃窪刺以
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
擒幹論惟忠幹里孫沃窪刺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
不肯自言其始謀又與幹論質於庭後數代上念兄弟小

以文為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
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自海道襲臨
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為南京步軍都虞
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梁小哥以本
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
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
將知軍據河陽文遲明三至其城下復別將攻城東北自將
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
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
之擊走宋將臧方河南既平宗弼勞賞將士賞文銀幣鞍

馬元行軍萬戶從宗瀚取廣
州祕藏七年移知泰定州
馬都指揮使賜金帶改濟州防禦使未幾海陵謀伐宋改
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怨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
人房真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變州府皆遣使効
隨真等詣東海觀賊形勢皆爲賊所害州府合兵致之累
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惡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
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宗率舟師九百
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
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
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泰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
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房真三人
官賞有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綵百匹賜其家
大定二年詔關自陳年老目昏懇求致仕許之以尊恩遷
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禮部中選
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
宜生走江南復以罪亡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
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
廢擢爲太常博士遷翰林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爲

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守蘄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館閣海陵召為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為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竹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于塲屋遍謁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脫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記汝為於建劒已而汝為敗亦能為備泰之哀翁家三年翁襄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備事惟謹主人乃亦實疑邪翁固詰之則言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飲而汝獨稱疾諸僚且歡譁有歎聲是必識汝非真傷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賺之金夜遁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從父達任宋至太師封衛國公中孚少從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迹父尸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

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
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為鎮洮軍節度
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
田籍丁壯為鄉軍中孚以為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
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祇見其害未見其利也
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為中孚懼而中孚不之
顧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掊克之患天眷初為陝西諸路
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
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
還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
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為濟南尹仍開
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
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
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亢畏愛之
歿之日老稚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罷市其得西人之
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為涇原副將知德
順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
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為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宋將關
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饒風關得

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琦為秦鳳經略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徙治北山因險為壘令秦州是也築臙家諸城以柁蜀道帥秦凡十年改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使慕洧謀入夏將關關陝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兵以為聲援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請罷宣撫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徵中彥兄弟北歸為靜難軍節度使彰化軍鳳翔尹改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盩州刺史崇室宗淵殿死

孫佐梁郡都遂入家貧無能赴告者中彥為經正其罪貸千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簡事無所敵民服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甚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知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屋駕數十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下傾瀉千河耶新秫密布沙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廣展

督衆秉鋼滑曳之殊不費力而致諸水俄遷平陽海陵將
徙李晟召赴闕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
散關保護後命至示即伉然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
就中有言不可感悟受詔立名中彦入朝以軍付統
軍命至上驚泣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益爲吏部尚
書上言關輔殘破不任宮闕掌關市者征而不議
可罷令隸重根則所襲貨貝之禁止從之
[illegible]開兵士民與戍京雜居訟牒紛
[illegible]京留守聞淮楚開
[illegible]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彦
[illegible]決勘奏之朝廷置
[illegible]西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鎮洮尹
兼鄜秦路兵馬都總管兼知鄜州劉海棄州既敗籍民之被亂
者數千人中彦惟誅爲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隴通麾
拜四族特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彦論方略中彦
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彦自行勢必不可即至鎮召還
南寺首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而遣之還奏上天
悅遣張汝玉馳驛勞之賜以銀帶用郊恩加儀同三
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立號鞏市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罷黜降恐後此其
當能君子之所不責也鄜瑯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主人

李成盜賊之靡孚乳彥舟漁色親出自絕人類又何責也張
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沒於金
君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讎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
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
然惟市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呼
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宋姚平仲乘夜來
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
將帥自為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臺諫以
和議歸罪虛中罷為青州復下詔祠職建炎元年起部州
二年康王求可為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詔復資政殿大
學士為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不遣虛中
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才
藝加以官爵虛中即受之與韓昉龍仡掌詞命明年洪皓
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為大
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詞虛中作也
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
公書太祖廟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
人請和其表言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訴願自歸
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弊邑亦乞並用此約於是詔尚書

省務文宋國理索張中齊鄭德年杜充張孝純字
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
聽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攜家北來四
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始故虛中恃才輕肆
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磶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忿
能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摘其
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嫌隙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搢
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鞫治無狀乃羅
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萬來
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乎有
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冤之士談字季默高驪之後
宣和末爲忻州户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虛中士
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
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羣游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
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
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
遣居數年倫又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
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耳言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
爲來哉惟元帥察之天會十年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撻

懽為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先此宋
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
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天會十五
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
請撻懽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
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
朝廷厭其無能為也乃廢劉豫撻懽以左副元帥守汴京
於是倫適至撻懽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為祖行太宗長
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
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懽與東京留守宗雋
俱入朝熙宗以宗雋為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懽宗磐
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遣
倫先歸明年宋以倫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
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每帝氏兄
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臨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
懽皆以謀反誅宗磐宗雋以撻懽專尊赦其死
以為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拿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
曰撻懽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會
撻懽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有司詳讀康王

表文不書年閱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
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藍
公佐歸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
淮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三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
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
都轉運使劉祹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
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四年
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又覆之
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
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統裨之子市井為徒此
豈行已有恥之士可以事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宪其自取
亦多矣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兼修總裁官臣脫脫奉

勃修　道濟

熙宗二子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濟安　大臬本各塔不　盤本名蒲速越

斜卯阿里

赤盞暐

阿里補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濟安生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有

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三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冊爲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並遷一資皆有賜已未詔天下十二月濬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謚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

道濬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奕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爲賢妃

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愍宗怒殺之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愍宗皆自 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愍宗立濬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昌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提槍馳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徒門水阿里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冤以我兵也守要害不得進乃還阿里追及于烏懶水高麗人爭走冰上阿里棄之

殺略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與
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
日之間三破重敵功豈可忘乃厚賜之幹塞烏賭本攻鄯
善城阿里鑿墉為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
其城烏賭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授猛安
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寧童忽沙里城阿里
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為
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遂去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據
女直肯傑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為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
芻俱盡牛馬相食其騎三人步子而食夜縋二人出告急

於阿里阿里赴之出外合擊之破其衆於闢离密空水上
勦殺幾盡求為之先流簿离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
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
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小舟中夜始踩敵船已入王家島
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
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
平攻顧州下靈山縣敵將高務余睹兵功皆最徙與散
睹魯屯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與中兵數萬攻胡里特
寨阿里以八謀克兵進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首
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首也麾兵奮擊皆殺之

餘衆大潰來州陽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里來救即解圍
去閣母討張覺有兵出
襖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閣母討張覺阿里再敗平州兵
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
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眞定之進圍眞定阿里與婁室
豁魯乘風縱火焚其樓
割胡撒擊走宋人柘河
割胡撒擊走宋人柘河諸將分出大名
境阿里破敵四百壽
里與謀克常孫陽阿撲
伐宋主取陽穀華縣敗
獲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陽興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
往招壽春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貿船四百與壽春相近
术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數千與當海大臭破賊十
萬於淮南比至江遇破宋兵
里蒲盧渾別降黃德軍先趣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
二千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兵
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蒲盧
渾以精騎四千襲之宋隸關兵潰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
鎮至明州頗失利宋已入于海乃退軍餘姚宗弼使當

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
昌國走溫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據明州與宗弼
俱北歸睿宗經略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
河阿里斜喝韓常三路前軍十二年與高虎監護水
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
蕭通破連水水寨賊舟遂取連水軍招徠安輯
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平之
克其城石州平宗弼再代宋阿里已卒督造戰船宋稱臣
詔賜阿里錢千萬白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
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為送里部節度使歷
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
例封韓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謚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己貧及
財物盡與弟愛按里愛按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
之
突合速宗室子拏罕塞人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掌領偏
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應州既平
之撫安其民而還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八謀克破石嶺關
屯兵數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
下之進取文水縣後從諸師列屯汾州之境栄河東軍師

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
萬來援皆敗之宗翰南伐至潞還太原猶未下即留完顏
銀术可總督諸軍經略其地於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從
馬五沃曾破宋兵四千于文水聞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
萬栅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
人獲馬及資粮甚衆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合突合
速與援离速以步騎萬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銀
术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十
擊敗之斬師中于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
近郊復與援离速擊破之路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胥赦

突合速援离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
而出及再舉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
突合速沃曾以五百騎為前驅往招河陽先據黃河津宋
兵萬餘背水陣進擊敗之皆潰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
將西趣陝津略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憲州遇其援軍擊
敗之生擒其將李瀘瑰术曾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
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其城李瀘為谷攻石州屢敗亡其
三將軍士殺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
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盡馬以擊其足疾甚奔馬
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戰

盡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馬五校南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頴昌府皆克之天眷初除彰德軍節度使三年為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戶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贈應國公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爭襲連年不決家貲費且尽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為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烏延蒲盧渾昌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古剌龍虎衛上將軍蒲盧渾督力絶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黃龍府力戰有功闍母敗于兎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乃給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郭藥師察靖以燕京降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將漢兵千隸完顏蒙适攻真定進攻贊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槍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賜金五十兩睿宗為右輔元帥已定關陝議取劒外諸州遂拔和尚原元帥

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主在揚州蒲盧渾與蒙适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其餘兵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宋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溫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隨明州而歸語在阿里傳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尚衣一襲尋致仕海陵遷中都起爲歸德尹就其家授之賜銀牌襲衣五京師至潁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獲一狐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馳逐擊獸健捷如此賜以御服封韓國公除太

吐鶻馳驛之宮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違程復聽致仕召赴

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頃之伐宋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自愛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遣別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沒海陵遇害軍還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京留守世宗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父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

階閤府儀同三司仍封譙國公是歲卒十八年孫扎虎遷
廣威將軍襲烏古敵昏山世襲猛安并親管謀克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嘗以張爲氏後
家萊州暉體貌雄偉慷慨有志略少遊鄉校遼季以破賊
功授禮賓副使領蒸隰遷潤四州屯兵天輔六年降仍令
領其衆從閤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皆與有功
以粟萬五千石助軍授洛州刺史宗望初伐宋孟陽之戰
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暉與諸將擊敗之追殺至城下訖
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暉皆與焉
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暉以二謀克兵擊走
之凡城中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既克宋還從攻
河間敵將李成以雄莫之兵來援暉與所部迎擊馬倦而
墮暉輒奮起步鬬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多逼
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
襲營暉力戰達旦賊始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傳城力戰
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
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
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歸業按堵如故從睿宗經畧山東皆效
下青州復陷母攻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薪
交秉風縱火發機石暉將士衝冒而下力戰敗之軍還

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進攻城中砲出幾中暉拂其甲裳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汝陽破賊衆于梁山濼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既敗敵兵因傳城諭以禍福乃舉城降暉約束軍士無秋毫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從攻壽春歸大軍過江寧徙其官民北渡時暑疫疾疫老弱轉死道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不營救之竟得免富平之戰暉在右翼遇潰而敗睿宗念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濮河歸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土豪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訛魯補等攻下之獲河州安撫使白常濮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還攻慶陽兩敗重敵殺其將戴巢師還遷歸德軍節度使宋州舊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生徒肄業者復其身人勸趨之屬縣民家奴王慶者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爲營治葬事且資給其家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鎮丁母憂尋以舊職起復既祭祔府以聞詔海州帥府以聞葬沂密四州委暉經

盡敵無敢窺其境者爲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光祿大夫俄以罪罷久之起爲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遷南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尚書右丞封河內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薛王正隆初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正隆降王爵爲海陵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爲樞密副使封景國公未幾復爲左丞封滕國公薨年六十五大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臭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遼人徵兵遼陽時臭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臭脫身走寧江寧江破臭越城而逃爲軍士所獲太祖問其家世因

收養之收國二年爲東京奚民謀克是時初破高永昌東京留守事取中西兩京隸閻母軍忠實授猛安兼同知東京留守事取中西兩京隸閻母軍遼軍二十萬來戰吳王使臭以本部守營臭堅請出戰不許或謂臭曰戰危事獨若請何也臭曰丈夫不得一決勝負尚何爲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吳王聞而壯之乃遣出戰既合戰閻母軍少却遼兵後躡之臭麾本部兵橫擊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天會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君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遂攻之恐不能卒下議未決臭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輕銳潛升於

擄角之間遂克其城軍至潭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臬捕得十餘舟使勇悍者徑渡擊其守者而奪其戍柵由是大軍俱濟明年再伐宋授萬戶賜金牌既破汴京臬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閣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臬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臬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既傅城諸將方經營攻具未鳴鼓臬軍有素備遂先登軍帥以臬未鳴鼓輒戰不如軍令請罪臬朝廷釋弗問仍例賞之宗弼伐江南濟淮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臬率本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殺萬

餘人王善來降將渡江臬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江口臬視其水可涉則麾兵捨舟趨岸疾擊之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臬與鶻盧補擊走之師還臬留爲楊州都統經畧淮海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北東路兵馬十一年入見太宗賜坐慰勞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一襲馬二匹及鞍轡鎧甲改元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謀克以臬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戶是歲拜元帥右監軍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遂班師臬獨留汴行元帥府事皇統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八年遷左監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左丞遷平章行臺省事進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左副元帥撒離喝以爲行臺左丞相使臭伺察之詔軍事不令撒離喝與聞撒離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臭爭軍事不能得遂與臭有隙海陵竟殺撒離喝召臭入朝拜尚書右丞相封神麓郡王四年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傅領三省事累封漢國公二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問之是歲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發喪三日廢樂三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之贈太師晉國王謚傑忠遣使護喪歸葬

正隆奪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年除嵩州刺史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代宋功進官一階磐心少之頗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己意更代護衛妻室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磐屬內侍禧兒負思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使自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禧兒一百磐責隴州防禦使上戒之曰汝在近密執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

令補外其思勉之改亳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坐事除名定爲韓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職久之尚書省奏大磐以年當敘三日剛暴之人憂冒刑章不可復用太傅大臭別無補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會九年春宗祖略陝西阿离補爲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罔質親薈謀克之餘力以阿离補爲世襲謀克天會十三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三年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寧洮安隴等城寨及鎮保蕃漢營部四十餘處漢官軍戰蕃部酋長甚衆誉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孟安沙弼質親薈謀克之餘力以阿离補爲世襲謀克天會十三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三年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

死康宗時不及與馳驅遼宋之郊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徐國公渾黙鄭國公謨都濮國公石古乃濟國公滿察韓國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拔離速魯國公滿察石家奴銀青光禄大夫蒙适隨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婆盧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鎮國上將軍烏林荅泰欽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臭大興尹赤

盞暉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并阿
离補咸著勳焉子言方言別有傳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都監方專事
財賄不恤軍旅詔戒之曰卿宗室舊人乃縱肆敗法惟利
是營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必罰無赦大宅
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節度使上
曰卿本無功蓋顯仕不能接撫支徃往交惡在京兆貪鄙
聞至無謂也朕念卿已過中年必能悛改慎勿復爾除
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以佐
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簡閱沿邊士
卒毋用孱弱之人毋以僕隸代役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
以騎射爲樂今則奕棊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俗
處之便亦不可召集擾之父之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削
一階解職降耀州刺史通亦坐贓除名方後遷贊海軍節
度使入爲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初阿鄰當殺謀
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荅補襲之兀荅補死烏
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爲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
並黨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傳封者久之而阿离補功亦不
可廢絕特詔方襲之云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金吾阿离補

第六條　國交未敦睦諸國人民之財產及債務
宜確實處理